

詩

說

二

詩說卷第三

信安劉克學

王黍離

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
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
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周至平王王室微矣王政不行而雅不作以春秋之法
言之聖人刪詩宜以王風序諸國之上否亦次於二南
可也安得列之三衛之下儔於列國而無別焉聖人必
有旨也按王風作於平王東遷之後春秋作於平王之
末年春秋之法王人雖微亦序諸侯之上何與刪詩之
旨相反遼絕如此乃知降王風於列國尊王命於春秋
止是黜平王爾平王本幽王之元子既居正嫡又長於
伯服宜有天下者也平王申出也止以申后見廢而奔
申褒姒之嬖傾天下申侯忿焉召大戎與之伐周夷其

宗廟宮室殺幽王虜褒姒宜咎處此使不與聞乎故亦
宜死之可少塞其咎何至併廢携王伯服而奪之位見
宗廟宮室之蕪沒曾不以動其心慮大戎之伐申遣國
人戍之以報前日亡周之德平王殆無人性矣春秋之
作接乎傳聞之世者也是以始於魯隱公其二年平王
崩矣自東遷而降於王風平王初年也是聖人首黜之
於詩而再黜之於春秋也夫以大戎之禍自古所無蚩
尤羿浞之變何至取萬國共戴之主殺之如狐兔腐鼠
哉聖人作經爲萬世準的安得而恕之乎成王雖營洛

邑止是作下都以遷殷民實未嘗都洛也故凡詩皆言
豐鎬豐鎬者興王之本也以小雅之魚藻大雅之文王
有聲推之周家所重在豐鎬宗廟宮室典章文物國之
重器皆在焉萬國職貢之所歸北宮豐鎬聚過於雒邑
多矣大戎利之一舉而夷之計其禍亂却未嘗及於東
都也平王遷都雖因舊之都邑文物聲名視豐鎬遠甚
一去豐鎬而文武之澤斬然固宜人跡之所不及詩人
傷之深痛之深而是詩遂作辭甚簡直意旨甚遠其寓
意於彼此二辭最爲深惻我之都邑而以彼目之彼之

而又彼怨之甚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可以宗廟爲
乎三章皆以二彼辭言之黍稷重穆周家之興王業艱
難之始也今彼之矣其離離其苗其德其實猶前日也
今若棄之以爲疆土之外矣行邁靡靡者皆非也猶舉
目有江山之異也若是則所憂固不勝言何求者猶望
望然如有求而弗得者也悠悠蒼天者非謂天道之遠
也蓋言事勢之去不復可返文武之舊不復可見矣致
此誰哉此指平王甚明何其無人心也此犬豕不食其
餘者也哀怨之深忠憤之切未有甚於此詩者也

自犬戎伐周之後戎狄並爲中國患接乎春秋之初
如凡伯之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伐鄭伐齊滅衛
滅溫伐邢以戎難告成周平戎于王其可見者已如
此不但王室弱諸身皆不競矣所以幸霸圖之興乎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
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是詩繼於黍離之後疑平王遷洛之初也鎬京爲大戎

破平王依晉文侯鄭武公以託足於伊洛之間豈有
王室調度此時戎狄方強諸侯莫有朝事者奔播之情
當於言外求之雞有可棲之所牛羊有來歸之地皆言
今無所戾止也言其役之不巳者必有不容安處者焉
故曰曷至哉曷其有恬其事蓋可想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
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詩經卷二

四

十一

右手招其友此伶人優者之度也就使禰正平處之亦
不若此若伶官者以可樂為業雖當危難之時亦不知
其所憂也周自幽王時皇父卿士橘氏聚子之徒其餘
黨宜有存者幽王以此失之平王又以逆亂繼之奔播
之中豈有賢者從衛於逆亂無人道之人哉又其歡樂
如此哉陽陽陶陶之樂雖盛世猶非賢者之事况危亂
之際耶二詩所謂君子者當于役之時容或有之歡樂
自得以是為君子則其為君子亦可知已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用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國風之同此名者三詩唐鄭之風也皆有微其義之意
是詩之爲微可知也平王東遷適於戎狄之強申本召
犬戎同伐周而犬戎得志矣申之弱益甚至勒東遷之
周遣戍焉申之弱又可知也孔氏謂實不戍用許恐未
必然在宣王時維申及甫四方于宣穆王訓刑用侯實

命之申甫比而密於王室又矣許又大嶽之胤安知其
不並戍而謂借甫許以言申哉詩人謂揚其水則水固
無幾矣何以能流物始曰薪繼曰楚又繼曰蒲弱而益
弱者也似若平王德申侯之功召犬戎以亡周者宜咎
實預聞乎故所以貽申之患者宜處是以是不可以不
往戍也當是時王室之禍如此諸侯未嘗有勤王之師
天子蒙塵于外諸侯未嘗奔問官守詩人豈責其不能
往戍于母家乎蓋國人怨之之辭又戍而不得歸在諸
侯之不職豈果罪其不戍哉此詩殆是戍久不歸之

故曰日月還歸戎之禍未已周之弱固未有興起之望也凡人心之所悅服者惟孝愛義理有所感動焉爾平王恃德已非人類而惓惓於申甫同惡之黨雖事之善不能不然况驅之戍役之勞哉晉平公犯出也而治杞子大叔曰晉不恤宗周而夏肆是屏是棄諸姬也况平王申出而戍申以報其弑逆之德哉

中谷有推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

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詩殆不可知莫詳推之爲何物必物之性與女之仳離相近而後可通程氏謂陰潤而生曠則乾何物不然豈必推哉惟其然也故毛鄭謂之羽屬果爲羽屬與夫婦不相終亦不近似是故可闕也合詩之辭推之若是谷中芟夷蕓崇之草棄而去之之物故首章言乾無生意矣二章言脩謂積之久也三章言濕旣曠豈有能濕之理積之久而腐則濕矣至其腐爛亦不可復用故曰

何嗟及矣此臆說爾姑存之以待博物君子

兔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吡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
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以兔雉爲辭三章皆同而名詩止以兔二物之得失
又不相侔詩以二物爲比多矣此其爲比似若相反與
他詩不同何則詩人託物以言所遭之禍罹之者雉也

兔則否矣詩人以兔爲名凡詩之言兔者多取其狡兔
性又躁急今乃以爰爰言之爰爰雖莫詳其果爲緩要
亦緩之意也兔非能緩者也雉知時有文者也不能知
時而罹其害每章必重歎其遭禍之殷羅尚無機械也
罟罟有機矣我之所遭如此之酷彼之狡而得脫者舒
徐如此故以兔名詩歟

葛藟

葛藟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
我顧葛藟葛藟在河之浹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絲絲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山谷間物非水物也詩之二章皆以在河為辭豈其性哉平王東遷而豐鎬為墟當時周之子孫在豐鎬者皆奔播于伊洛之間前日之絲絲瓜瓞今為絲絲葛藟矣前日之施于中谷者人夫不復蔓延矣謂他人為父為母為昆固無是理也詩人殆借是以刺平王遠戍母家之罪若周之子孫日失其序主又棄諸姬一時離散之情如此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以詩辭求之無懼讒之意葛蕭艾於讒何與乎詩人以彼之一辭先之意之所屬也周室既滅平王大逆無道而居文武之陪都當時賢者固宜遠遁詩人欲一見之而不可得謂彼之采葛者去而不返所采愈微所不可見愈久作是詩以寓思賢之意耳

大車

不車檻檻毳衣如旄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噍噍
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

此詩雖易知而辭多不類卒章夫婦之情也前二章是
不為夫婦安得而強為之說前二章極言車服之盛周
大夫可知餘皆女子之辭既有所畏矣安得而有異室
同穴之辭詳而思其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子乎女
子以其勢之不類而不敢從亦不敢奔卒章但示其心
而已計其時平王豈能得並之吉士處之王朝哉從王
子東皆平王艱難時相倚仗者一旦得志市井之行固
存豈以車服而求其可稱哉詩人以大車名詩負乘之
意也穀食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
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麥彼留之子彼留之
子貽我佩玖

周東遷之後觀王風則大略可見是詩言麻麥李之生
於丘中宜也丘垤之中非王朝之士所宜至也首章施

其來二章就而食之三章且有重意焉三章之辭於
留字必再言之言之似於厚矣何以彼之乎抑周大夫
之從於丘垤之中若是無間也麻麥李我之所為其來
且食且贈非爾所宜也即是詩見東都之民所以具瞻
師尹者如此歐陽氏以為淹留之留亦有理故三章同
歸

鄭經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粢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詩辭最易知也先儒之說多疑之者由謂緇衣為武公
父子所服故其義遂窒若謂武公所服則改為者誰哉
然則好賢不在武公而在周平王矣此固有不容強通
者焉按經之言緇衣者不專為朝服也如曰羔裘豹褰
緇衣以裼之如曰緇衣羔裘緇黑也朝燕皆所用非專
為卿士之服也若是則武公所館之賢皆可得而服也
館服色偶相同耳不以為朝服之色非卿士不得而借

服也服之制不同以服之色爲限若是則武公所以待
賢自服食以上武公未嘗少寬念慮焉詩人歌之見武
公之好賢久而不替始求其宜稱又求其精好又加之
以博大愈久而愈厚又見一時賢者知武公之誠意未
嘗過爲尊奉但敬愛之誠有加無已自服食之外無他
物焉又非若權輿之日薄也此雖微末見古人相與之
實意常有餘又有易見者人自不思耳朝服禮服也以
位爲別一定不可易非可以屢改其至於敝者鮮矣三
章皆言敝且改幾同褻服矣豈得謂之朝服哉

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
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共叔段之克未有不罪莊公者也詩序爲最明詩人
之旨則似不然請以其事證之然後可以言詩仲子者
祭仲也諫莊公之弗制段者也異日受宋之命遂鄭昭

公而立厲公者非祭仲乎專其國事又殺雍糾以抗厲
公者非祭仲乎祭仲之爲人可知也已及齊威公討昭
公之亂殺子壹而轅高渠彌祭仲知之稱疾不往而以
智免其不能純於爲臣而有貳心者不待其末年也其
曰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除之事之固不可除
之亦未可也祭仲之言其庸可據乎善祭仲之言則罪
莊公矣知莊公之爲可罪而未知祭仲之爲衷惡也詩
人以仲子名詩其旨以仲子爲主無踰無折再言之如
鷓鴣無毀我巢同是仲子有意於踰且折也仲子之智

齊威不能討詩人察見至隱謂其衷惡其言似於忠實
欲毀我室也莊公以內外之公言拒之得之矣豈有愛
於邑乎詩人察祭仲之始終究叔段之怙惡而怒莊公
也不足以知詩則莊公宜受求全之毀而祭仲衷惡之
情亦得以智免矣臣請除之之言正與羽父請殺魯桓
公同情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傳曰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是也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則
求之過矣此其失自丘明始丘明強欲窺見至隱謂之
知春秋而實非也春秋以爵書似無貶也蓋段之惡則

不可以不殺齊威公定世子鄭矣罪未至於殺也其後
太叔帶攻王晉文公定襄王取大叔而殺之而後已祭
仲之免於罪亦以智夫不然則亦一羽父也必詳知其
事而後見莊公之罪薄而詩人之旨深世人以莊公拒
祭仲之言爲有殺心詩人明莊公所以拒祭仲之言者
蓋迫於所甚畏不得不然也詩之辭曰仲可懷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謂仲之言獨與父母諸兄人之多言皆
相反明矣有言而後畏宜也莊公知其勢不我與已畏
之於未有言之先故每章必申言所畏焉且武姜之欲

立段而不獲是莊公之立已殆矣使莊公既立逞其私
忿抗其母而幽其弟其反形未兆罪莊公也宜如何儻
若請制而弗與請京又弗與段其帖然俯首乎使段如
太叔帶召外寇以來伐莊公罪愈大矣然則詩人所謂
父母之言諸兄之言人之多言若此類乎武姜之於莊
公未立則爲亟請太叔之將叛則爲之內應其勢若此
是以莊公再拒祭仲一拒子封之言甚不得已而後至
此畏我父母心所畏也父母之言已形於言尤所畏也
說詩者以將爲辭義亦不通將豈春秋無將之將乎其

將然之將也仲之無君父矣詩以將加於仲子之上原其心也仲非果忠謀也亦有將焉在莊公勢未行耳姑徇其言可也里墻園以喻國也祀桑壇以喻障蔽也將使人莫得而踰且折乎詩人責仲子之意也莊公知祭仲之不可盡信又以父母諸昆國人之言之不可以不從誠未易處也愛謂土地爾固所宜從也迫於武姜之勢義不得而愛乃畏而從其請也詩人爲莊公言其心耳無刺之之辭也若太叔之繕甲兵以至於逆其惡性所形豈若刑吁以寵而肆乎此詩之作必在祭仲再諫之時段之叛逆將著詩人歎莊公之迫於其勢不容不然如此而已若夫京叛太叔段取京足矣又伐諸鄆則有甚之之辭如書序遂伐三股同類聖人所以書鄭伯其法自當如此聖人之意則不盡於此小人之惡不至於死不止也太叔帶王子朝必殺之而後亂始定故易於剝之上九象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太叔帶王子朝鄭共叔段之謂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又于狩

若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
忌抑馨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犒兩服齊首兩驂如
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
弓忌

二詩之名曰叔于田者似是初年武公猶在位武姜欲
請欲立之時也大叔于田則莊公即位之後請京而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之時所作也作於段之逆節未形之
先安得如序之所謂刺乎凡言叔段之事未有不罪莊
公養成其惡也曾不思大叔之材勇如此內有母夫人
爲之主豈莊公所得而制乎若詩人之旨深遠特其非
後世儒者之所知爾二詩盛言其得衆而不以其道詩
人述之以垂戒者也前詩若父母之所甚愛傾國之人
皆附之者也故其出而人皆從之亦謂叔之美莫如焉

後詩加大字者猶後世之大弟也惟詩名與首音加大一字未居京之前此詩未作也其射御之才如此邦人瞻望咨嗟似若可以傾莊公而奪之位矣曾不幾何子封止用三百乘伐京京人已叛大叔段是前日人心之歸向悅懌無分毫可恃詩人欲使後之以材藝悅人非心服也勢一少去昔之附者皆叛矣詩人之作詩又將使莊公聞之而戒不至於授甲且惡小人之烏合逆知他日之必不可保所以誅大叔而諷莊公也此其所謂詩人之旨乎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翺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按左氏之書高克也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奔其師聖人罪鄭文公失命將之道其可據者如此今序詩者演其辭曰禦狄曰好利曰危國亡師考其時事皆不爾狄未嘗伐鄭也其年秋滅衛矣若曰固圉備狄則可當是

時齊桓公始霸高克奔陳之明年鄭始即齊禧元楚三

歲來伐齊遂服楚於召陵是高克於鄭不足為重輕聖

人止罪其無御將之道使至於潰爾以詩求之則又不

然鄭箋謂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詩曰清人在彭在消

在軸此其地之名也以地之名而指之以名其人亦無

他例詩人名詩曰清人者其旨在翱翔逍遙作好合此

三辭信其為清人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聖人曰必

也臨事而懼安得有逍遙之態乎高克無出師之律可

見矣詩人罪高克玩兵輕國棄君命爾非若春秋以君

詩說卷第三

十七

反

道責文公也序詩者大抵演其文而不顧其非事實也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墨兮三英以芳彼其之子

邦之彥兮

國風之名羔裘者二詩大抵皆刺在位之不稱其服也

惟此詩以美辭所美非美也其同辭者彼其之子鄙其

人也詩之言彼己者不皆從己從其者亦不少義不在

此也首章舍命不渝若譏其固位怙寵有鄙夫患法之

心二章武力是其可以持國論歟三章如以彥爲賢誠若可貴以他辭推之其猶鄉原乎抑果爲一邦之彥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勗兮不寔好也

此詩似若君子去而之他國人留而不可得者焉以寔爲連他無接證爾雅亦以爲連者因詩以取義耳按詩之例前後之次必以其序不相踰越清人文公時之詩也莊公者文公之祖也如刺莊公則宜在大叔干田之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也

次可也且莊公又武公之子雖不克肖似亦無大失道之事詩序以大叔段罪之遂不少恕桓王嘗命爲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及齊魯伐許齊侯以許讓鄭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其辭皆可書君子謂莊公於是乎知禮特以詎射穎考叔爲失政刑耳旣而王奪公政公不朝王來伐禦之射王中肩此爲犯上而非國之亂也太子忽以此戎伐齊大敗戎師矣然則莊公雖非賢侯亦自強於立國矣若國亂而賢者去之不應在清人之後自公子突再

入子儀在位至文公比年爲楚所伐逃中國之盟又乞盟又朝楚而秦晉二大國圍鄭則羔裘遵大路若文公時也抑豈公子五爭之時乎殆非刺莊公也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消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以詩序言之似若刺莊公之詩其殆如祭仲之言君多內寵而有此序乎以詩辭推之似非國君及在位者之

事此鄭國淫亂之風所自始乎其辭太約似溱洧則流風旣蕩者也抑昭厲之間已有此漸故其詩如此以詩名爲據則女之要士者也非夫婦之正必矣蓋雞鳴之度必三自初鳴而女已有辭士猶以爲早也凡淫亂之事未有不先於女子者也貞女不動強暴莫得加焉將期之以畢弋之事乎二章若將終身焉三章則知其心之可恃而屢致意於解佩者也此豈有位有國者之事乎視淫奔之風特未放爾終篇未嘗有陳古義之意也

辭昏不死於高渠彌死於彭生必矣死於高渠彌猶可
說也以其事求之文姜之惡止於會濼之後其心一放
不能自止魯莊之弱詩人曰魯道有蕩深疾莊公也此
詩之辭殆是辭昏之初未覩文姜變節之後賢而不取
止觀其初亦未爲失言也按左傳威公三年公昏于齊
若鄭忽之有功於齊魯威之六年傳述前事也威之十
一年祭仲立厲公而昭公奔衛其十五年昭公入其十
七年高渠彌弑之其十八年魯威公薨于齊此詩宜未
及文姜之晚年也文姜之歸于魯在威三年忽之有功

于齊在威六年傳齊侯又請妻之杜預曰欲以他女妻
之謂文姜已爲魯夫人矣忽之辭諸鄭伯是終未嘗昏
于齊也其曰賢而不取於文姜已爲失言旣無大國之
助矣曷爲詩名謂之有女同車乎當以詩爲正以詩爲
正則彼美孟姜鄭昭公之妃而此詩蓋爲美也非刺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
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此與有女同車同意豈昭公之弱乎燕嘗爲周朝不能去

以雞鳴爲義則是舜跖之分非異弋之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類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類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左傳與詩序辭旨皆同而大子忽之美不彰可恨也忽有美質觀辭旨之辭殆知道矣使遭其時無微弱之禍又使才有以稱其德鄭武公之次歟偶當莊公多內寵之後權臣擅國之勢已成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再

公羊疏卷二十一

四十二

二十

得國之後復殞於高渠彌之手豈皆辭昏之罪乎識足以絕文姜不足以制高渠彌豈有二年在位昵比小人而有狡童之怨狡童豈所以指其君哉祭仲之專所謂狂也不能去其所忌而安之以召禍乎昭公所辭之女即魯威公之文姜也文姜以一婦人而爲二國之患亦大矣孔氏以爲他女妻忽亦無所據但欲伸序之言爾未知文姜變節之後也傳以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書之此魯桓公成昏之初文姜初年以僖公在位無失德而有德音焉夫及夫濼之會彭生秉公之禍也使大子忽不

後童始指祭仲耳祭仲專鄭之久計其年亦老矣自以
狂狡謂其智可也目以童者豈以其猶有童心乎喬松
荷葉皆草木之材者也扶蘇游龍草木之微者也故互
言之且祭仲立昭公矣乃與宋盟而立厲公又殺雍糾
而厲公出奔初昭公惡高渠彌及昭公之入高渠彌懼
其殺已弑昭公而立公子亶且昭公再入兩年矣

釋考

釋考釋考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釋考釋考風其
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三十八

詩說卷之三

五

光緒

二詩惟釋考之辭最簡而最難知以其時推之公子五
爭之時忽與突皆無以固其位權臣擅命亂將作矣國
人皆危之而君莫之悟也以釋考爲興危之甚者也叔兮
伯兮不能以義爲倡以安靜國家皆有得位之心而玩
其禍亂國人欲有所助而莫爲之倡而有此詩昭公始
立而奔衛再入甫再歲而見弑在位之日甚淺而見刺
者凡五詩是三詩及揚之水其昭公之在位平以左傳
攷之鄭莊公當春秋之初殊崛強於諸侯之中伐衛侵
陳以王命討宋用太子忽之謀敗戎師與齊入許齊以

許讓之襲紀忽救齊而有功忽雖以齊大辭昏鄭之強
幾並於齊矣使莊公之後以忽之才智繼之未必不興
也何為嗣位未幾而見逐復位未幾而見弑公子五爭
禍鄭幾於亡是非昭公兆禍而誰歟春秋以正名為大
分何為名世子忽於在位三年之後而反君鄭伯突於
再篡之餘忽必有大惡如周平王可也借曰不然自有
女同車之後五詩昭公詩也宜在清人文公詩之前降
而在文公詩後亦猶降黍離於國風也其黜削昭公明
矣詳考昭公非有大惡止以昵比狡童詩人曰狂童之
狂也且若有不勝言者此鄭之所由以亂聖人所深疾
歟伊訓三風十愆最重者比頑童為亂風狡童陳少南
以為指祭仲非以其齒與爵也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詩以人之見思為主而發語一辭為本旨乃不以名詩
若是甚寔是何也鄭之亂極矣公子五爭惟公子突厲
公之立以宋雍姑故亦盟祭仲以篡焉子儀子豐皆以

權臣立也鄭之亂以權臣非以內寵也遂昭公立厲公
立子儀皆一祭仲其為專也嘗殺雍糾逼厲公其為狂
狡極矣當時齊威之霸業將興而鄭之亂本已兆詩人
知齊之必不後鄭謂其至易若一褰裳而可濟也詩止
二章皆有甚其狂之辭迨昭公見弒明年為魯威之十
六年齊威公師于首止遂殺子亹而轅高渠彌祭仲知
之稱天往而以智免高渠彌弒君者也忽嘗有功於
齊齊亦為忽報怨也仲之專過於高渠彌矣

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
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衣裳錦褰衣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褰衣裳錦褰衣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詩雖四章實二章也鄭之淫風其始未放也此詩見之
矣經之稱吾與我未嘗少差我者對物而言若主於己
者皆曰吾此詩四章每章必曰予予即吾也俟己者則
稱我雖俟我也予實不敢從而以為悔者也巷在外堂
在內巷言送在外也堂言將將迎也彼雖美而予不得
從也褰以晦其美美在己也必待叔伯為之主命駕而

遊而後可行可歸也此亦知禮之不可犯而自制其欲
詩似爲美也如以親迎爲訓若後二章猶通前二章有
俟有悔其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悅而不得從者也

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粟有踐
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是詩之意大抵與羊之詩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
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用此非難踰之
物特義不得往耳茹蘆豈鄭之地產乎即地產以言者

詩經卷三

四十五

日耳

也室既邇夫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
女贖榛栗故以栗言可以宜家室而不我即則不得往
矣是詩又踰於羊大槩皆與之同旨見鄭之淫聲其流
也有漸上之人無以使之向正而禮節猶有存於人心
者焉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易於中孚之上九曰翰音登于天禮曰雞曰翰音物之至微出於天性者風雨晦冥不得而變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所存不以世之治亂而變其所守必天性之自然非強勉所能至也此所以能繫天下之望而為天地之紀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學校之興全在上之作成使人心奮於儒學不能自己者也苟無以動化之則將有作之而不應者為人才放失世道日降何以化民成俗乎此子衿之詩所以作乎首章二章謂無往教之義三章望之而已若是則學校之道廢士不向方則其責在國君而不在下此師道廢而無以淑諸其人也詩以子衿為名士必自知向方而後人才出詩人專以士之自放為辭師道不可強而授也此要自上之感化始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故詩人以為刺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與王風同名又同辭大抵謂出於天屬者非可以人力
間之者如人之揚其水豈足以流楚與薪乎兄弟終鮮
不可又間於人言也鄭大子忽既立而逐於祭仲又四
年厲公使雍糾殺祭仲而不獲厲公出奔蔡而後昭公
再入其入也強臣於君固有貳心矣此詩所謂無信人

三四

詩說卷三

二十七

口六五

之言言姦臣之衆也昭公之兄弟四人于時皆無恙又
二年昭公弒於高渠彌立子亶明年齊襄公殺子亶祭
仲立子儀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厲公入十數年間兄
弟皆盡惟厲公在是鄭之亂則以權臣專廢立昭公雖
託於衛厲公託於蔡子儀託於陳雖藉外之力不足以
固也猶揚之水不足以流行也齊襄雖以義動亦以昭
公嘗有功於齊而討渠彌之逆當時內外之情如此此
詩之作亦見鄭人賢昭公而欲戴之惡狡童之不可制
也詩之二章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似是厲公入之初而

有此詩其時惟忽與突在爾詩人以二人之不相容也
戒其信於不可信之人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
我負出其闥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與東門之墀似若相涉辭雖不同而旨則近詳味詩意
亦甚易明其鄭之亂男女失時出其東門女如雲如荼
言其多爾荼草類也故曰雖則如雲非我之所存非我

詩說卷三

五

五

之所宜同往也且與祖同縞衣綦巾皆男子曰言其繆
居亦足以自樂旨意甚完但見義不可知其早之旨不
必徇詩序以牽合也羊與東門之墀女之不輕從是詩
男不輕從故有雖則如雲如荼之辭其曰匪我則知在
我所守矣聊以在我者為樂則不徇於人也鄭雖亂而
桓公武公之風化猶在至於昭公以來公子五爭亂離
十餘年間厲公再入而後少定於鄭風之末始有野有
蔓草溱洧二詩而淫泆之風始放詩序例以淫奔為釋
謂前三詩與野有蔓草溱洧同旨乎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女子皆藏

男女邂逅之遇而詩以野有蔓草為名不止於興亦有
比焉蔓漙漙不止也野合之風易於蔓延零露其上清
婉之色也遇於草野而見之故以為比也蔓者懼其風
之放而不止也至是其風漙漙而不能自制矣

溱洧

國詩卷之十一

四二九

昌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以
勺藥溱與洧濁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贈
之以勺藥

自古言淫風者必以鄭衛為首雖未必謂鄭過於衛然
亦相亞矣夫以詩言之衛之淫風上下相化幾不勝言鄭
之淫風惟溱洧為最他詩未其靡也溱洧之辭大抵始
於女子士強而從之者也自相詭而至於將詭則士為

之首女啓其初士蕩其終也詩以溱洧並言以比男女
是以溱比男洧比女也強其觀於洧之外以喻女之耽
也女之啓者有情者常有餘以巧藥為別離則士亦未靡
也秉簡言如意未嘗不善終則靡而不以事也亦以事
則齊之東方之日靡亦甚矣不列之淫亂何也巧藥春
盡始開所謂近侍花也

詩說卷第三

